

我所经历的一件事

秦官属

青树子复兴中学是安汉支持当地一些知名人士、抽了几个庙宇的田产筹办起来的，数百名学生绝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子弟。这个学校当时学习成绩在汉中是比较好的，毕业生在汉中可以复试上高中；同时，国民党保甲长也不敢在学校内来抓壮丁，因为有安先生的名望在那里。

安先生被捕后，全校师生放声大哭，直到他被害很久，不能正常上课。当天从青树子过时，很多学生追送了几十里路；安先生坐在滑杆上（平时他是骑马的），我看见他也忍不住热泪盈眶了。他曾在青树子复兴中学休息几小时（可能是他要求的）。他委托人到处找我父亲（秦子明）和孙林夫、雍惠麟等人，只有我父亲来了。当天，整个青树子森严壁垒，如临大敌。我们学校更是风雨不透。我当时只有13岁，正上初二。我父亲在一间休息室和安先生

谈话，门外有4个兵监视。我爬在窗户上往里看，有一位老师把我叫走，说让我去给安先生送开水，悄悄地在我衣服里藏了几张信纸和信封。安先生在室内写了大约五、六封信，仍由我夹在衣服内带出。但学校包围很严，根本出不来，又怕安先生走后他们要大搜捕，就把我从茶水炉的后门缝里塞出去。信藏在我家，以后还是由张云斋派人翻过巴山到四川南江县发出的。我只记信有写给何应钦、于右任，还有的记不清了。

安先生和我父亲过从甚密。我家又住在青树子。他往返黎坪，都从这里过路，也都是在我家休息。他虽然是我父亲的上司，但对我父亲非常尊敬，对我们兄弟姊妹也都非常关心。……父亲从安先生被捕后，经常去汉中活动营救，打探消息，只听说安先生在法庭上气愤万分，只是仰天长叹说：“我安汉此心唯天可表。”父亲往往说至此，总是热泪纵横，悲愤填膺。安汉先生遇害后不几天，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多次来家骚扰，父亲被迫抛下我们一家人流亡出走了。